

贝尔的追捕

[美] 克莱夫·卡斯勒 著

丁冲 刘勇军 译



史上最狡猾的劫匪遇上天下最机敏的侦探

狗的世纪对决

机械？古董车？女人？枪战？暗杀？



中国出版集团
现代出版社

[美] 克莱夫·卡斯勒 著

丁冲 刘勇军 译

追捕



版权登记号: 01-2011-5568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贝尔的追捕 / (美) 卡斯勒著; 丁冲, 刘勇军译. —北京:
现代出版社, 2016.1

ISBN 978-7-5143-4232-1

I. ①贝… II. ①卡… ②丁… ③刘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74090 号

THE CHASE by SAM CHRISTER
Copyright: © 2007 BY SANDECKER, RLLLP.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TER LAMPACK AGENCY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6 MODERN PRESS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贝尔的追捕

作 者 (美) 克莱夫·卡斯勒
译 者 丁 冲 刘勇军
责任编辑 哈 曼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网 址 www.1980xd.com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mm × 1240mm 1/32
印 张 11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4232-1
定 价 3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特里、德克和达娜

你们让我成为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父亲。

目录 | Contents

幽灵再现.....001

起先，驾驶室里看上去像是空无一人。阀门、管道、锅炉上的阀杆极为凌乱，里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淤泥，甚至还有长着触须一样的绿色海藻。驾驶室地板上的淤泥深至脚踝，但那个高个子老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鞋子已没入稀泥中。他跪在那里，仔细观察着状似小山丘的三堆隆起物。

考夫曼低头看着三具恶心的尸体。“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样一辆火车怎会无端在湖中沉睡半个世纪？”

高个子老人望着碧蓝色的湖水，此刻，湖面极其平静。

“已经过去 44 年了……”

屠夫劫匪..... 009

劫匪悠闲地躺在一张长绒皮椅上，打开一瓶放在木桶里冰冻的 1884 年波尔多“拉图嘉利庄园”，倒在玻璃杯中。

他知道镇里的警长很快就会组织警力来寻找凶手。但他们可能会找一个穷困潦倒的老矿工，在喝得醉醺醺的情况下把人杀了。警员会被撒出去，搜索整个小镇，他们可能会想，

这人估计太穷了，连匹马都没有。镇里土生土长的人都没见过他骑过马或者驾驶过马车。

劫匪对自己天衣无缝的计划感到十分满意，此刻正沉浸其中，他从水晶杯中吸了一口葡萄酒，兴致勃勃地看着那个皮箱。这是他第 15 次还是第 16 次得手了？

加速追捕..... 077

今天，贝尔的心情相当不错。尽管他并不知道欧文和柯蒂斯找到什么线索了，但他确定骑摩托车的人就是“屠夫劫匪”，之前他化装成了一个喝醉酒的老矿工。至于手指的缺陷和那缕红头发，那并不是什么实质的证据。杰克·卡森也可能没瞧见劫匪头发的颜色。真正让贝尔感兴趣的是那辆摩托车，倒不是因为劫匪有辆摩托车那么简单，而是因为这种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很符合劫匪精明、谨慎的性格。

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，劫匪骑摩托车出城时为何没被人发现？

浮出深渊..... 331

贝尔踩过淤泥，走到玛格丽特的尸体旁。当年光彩夺目的头发在淤泥中呈扇形散开，上面缠满了芦苇一样的水藻，先前那张漂亮的脸就像艺术家未完工的雕塑作品。贝尔不由得想起当年在布朗宫殿酒店的电梯跟她邂逅的情形，她的美貌和活力令他印象深刻。

此刻，他感到无比伤感和同情。她掉进湖里之前的最后那几句话一直萦绕在他耳边。他永远无法解释自己对她的感

觉。他对她并无爱慕之心，更像那种夹杂着恨的喜欢。

“现在也看不清她的样子了。”考夫曼说，“不过当年她肯定是个大美人。”

“是的，她很漂亮。”贝尔轻轻地说，“而且充满活力，但漂亮的面孔下却包藏邪恶之心。”他伤心地转过头去，眼里的泪水已经干涸……

幽灵再现

从深渊中出水时，那玩意儿像极了中生代海洋中一头凶神恶煞的怪兽。

驾驶室和锅炉上盖着一层绿色的黏液，湖底灰褐色的淤泥不停地从 81 英寸长的驱动轮上滑落，溅到冰冷的湖水里。这个锈迹斑斑的蒸汽火车头被拴在缆绳上，由一架安装在木制驳船上的巨型吊车慢慢从水中吊起。黏黏的淤泥仍不停地往下掉。

起先，驾驶室里看上去像是空无一人。阀门、管道、锅炉上的阀杆极为凌乱，里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淤泥，甚至还有长着触须一样的绿色海藻。驾驶室地板上的淤泥深至脚踝，但那个高个子老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鞋子已没入稀泥中。他跪在那里，仔细观察着状似小山丘的三堆隆起物。

考夫曼低头看着三具恶心的尸体。“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样一辆火车怎会无端在湖中沉睡半个世纪？”

高个子老人望着碧蓝色的湖水，此刻，湖面极其平静。“已经过去 44 年了……”

1950年4月15日 / 蒙大拿州 弗拉特黑德湖

从深渊中出水时，那玩意儿像极了中生代海洋中一头凶神恶煞的怪兽。

驾驶室和锅炉上盖着一层绿色的黏液，湖底灰褐色的淤泥不停地从81英寸长的驱动轮上滑落，溅到冰冷的湖水里。这个锈迹斑斑的蒸汽火车头被拴在缆绳上，由一架安装在木制驳船上的巨型吊车慢慢从水中吊起。黏黏的淤泥仍不停地往下掉，在驾驶室敞开的侧窗下，3025的编号仍清晰可辨。

该蒸汽火车头由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包德温火车头制造厂生产，于1904年4月10日出厂。这种“太平洋”式蒸汽机火车头向来以体型庞大著称，为高置驱动轮，能长距离拉动10节全钢车厢，时速最高可达90英里。这种蒸汽机火车头也就是所谓的“4-6-2”式火车头，因其前轴以四轮驱动，机车排障器后的锅炉由六个轮子支撑，且驾驶室下方还装有两个小轮子，故名为“4-6-2”。

看着吊车司机起动吊杆，小心翼翼地将这个旧蒸汽机火车头吊上甲板时，驳船上的船员无不讶异，巨大的重量令停在湖面上的驳船足足下沉了3英寸。蒸汽机火车头放上甲板后差不多过了一分钟，六个人才稳住神，将缆绳解开。

“这个火车头沉在水底近50年了，但外观保持得还真不错。”驳船负责人喃喃道。这艘破旧不堪的驳船估计跟这个火车头一样古老，自1920年以来，它就在弗拉特黑德湖和周围的支流进行挖泥作业。

鲍勃·考夫曼个子高大，心地善良，是个天生的乐天派，成天笑呵呵的。因为在太阳底下折腾了好几个小时，脸晒得通红。这个男人跟这艘驳船打了 27 年的交道，现年 75 岁，早已过了退休的年龄，但只要清淤公司还继续找他，他就会一直干下去。在他看来，成天坐在家里，玩拼图游戏也是了无生趣。考夫曼端详着紧挨自己站立的男人，看出此人的年纪稍长于自己。

“有何高见？”考夫曼问道。

那人转过身来，满头银发，看上去应该快 80 岁了，但仍然保持着颀长的身材，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。虽然戴着眼镜，但仍能看出老人正若有所思地盯着火车头。镜片散发出的蓝光中带着一缕淡紫色。上嘴唇浓浓的银色胡须像是特意留了多年，跟他的眉毛倒很般配，因为年龄的关系，老人的眉毛显得格外浓密。他取下那顶价格不菲的巴拿马帽，用手帕轻轻擦了擦脑门。

此刻，打捞上的火车头稳稳地停在甲板上，他往那边走去，全神贯注地看着驾驶室。泥水沿着梯子往下溢，漫过驳船甲板。

“虽然上面还有些污泥，但这车头看上去还是很漂亮。只等铁路博物馆拨款修复后就可展出了。”

“说来也真是幸运，一个渔夫丢了舷外发动机，在河底寻找发动机时意外发现了它，要不然，这个火车头可能还得再睡上半个世纪。”

“是啊，真幸运。”那个满头银发的高个子老人不紧不慢地说。

考夫曼跨步上前，伸出一只手摸了摸火车头的一个大驱动轮，一丝伤感掠过他的脸庞。“家父曾是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程师，”他轻轻地说，“父亲常说太平洋式火车头是他开过的最好的。小时候，他把火车停在车站时会经常让我坐在驾驶室里。因为太平洋式火车头速度够快，所以常用作客车。”

火车头被吊出冰冷的水面。此时，还有一群身穿潜水衣的潜水员站在平台上，这种潜水衣里外都是橡胶，中间夹有帆布。他们戴着铜制潜水帽，胸部系着大型加重带，穿着帆布鞋帮、铜制脚趾、铅制鞋底的潜水靴，光这双鞋就有 36 磅重。总的算下来，这些潜水员身上配备了重达 150 磅的装备，他们用力拉着连接水面供气潜水泵的脐带式管缆，平台随即上升，晃晃悠悠地落至甲板。这些潜水员一上岸，另一队人立马爬下梯子，站在平台上，随之一起慢慢降到水面。蒙大拿的冬季太过漫长，到现在湖面仍结着冰。

高个子老人一言不发地望着前面，驳船船员身上满是油渍的工作服和工作裤全然没能引起他的注意。他的穿戴颇为整洁，褐色的休闲裤，开司米夹克下配有一件价格不菲的开司米羊绒衫。鞋子更是擦得锃亮，甲板上浸满了油，到处都是锈迹斑斑的缆绳，但他的鞋子仍然闪亮，着实让人惊叹。

他看了看前往驾驶室的梯子上落着厚厚的一层淤泥，转头看向考夫曼。“我们去拿架梯子来，这样就可以爬到驾驶室瞧瞧了。”

考夫曼吩咐身旁的一名驳船船员，那人很快拿来梯子，并将它架在司机位后驾驶室底板的边缘。驳船老板首先爬了上去，接着，那位一直旁观的老者也上去了。车顶上的缆绳仍不停滴水，稀释的煤和淤泥顺着炉膛开着的门流至金属地板。

起先，驾驶室里看上去像是空无一人。阀门、管道、锅炉上的阀杆极为凌乱，里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淤泥，甚至还有长着触须一样的绿色海藻。驾驶室地板上的淤泥深至脚踝，但那个高个子老人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鞋子已没入稀泥中。他跪在那里，仔细观察着状似小山丘的三堆隆起物。

“是司机和锅炉工。”他说。

“你肯定吗？”

他点点头。“错不了。司机名叫莱·亨特，家中还有妻子，育有两子，现在都人到中年了。锅炉工叫罗伯特·卡尔。他本打算跑完这趟就去结婚。”

“那第三个人是谁？”

“此人名叫亚伯纳·威德。这可是个难对付的乘客。他当年用枪指着亨特和卡尔的后背逼迫他们驾驶这个火车头。”

“他们的样子可真惨人。”考夫曼喃喃道，看到眼前的一幕，他一阵恶心，“他们没变成骷髅倒有点儿让人意外。”

“如果他们葬身咸水中，早就应该尸骨无存了，但弗拉特黑德湖冰冷的淡水将他们的尸身保存得很好。你所看到的是脂肪组织，里面的脂肪并未损坏，浸在水中后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分解，这样，尸体上会形成一种蜡状物，像涂了一层肥皂在上面一样，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皂化作用。”

“我们得叫警长和法医来。”

“他们会延阻施工吗？”陌生人问道。

考夫曼摇摇头。“不会，不会对施工有任何影响。只要救援队员将升降索挂上，我们就能把煤水车拉上来了。”

“我必须得看看挂车里有什么，这很重要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考夫曼看着他，这老头到底想干什么，他暗自思忖，“我们最好先把煤水车弄上来，这样事情也就简单了。如果在拖车跟煤水车没有分开之前进行施工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那玩意儿也许没有火车头那么重，但我们也必须格外小心，要不它有可能支离破碎。看来这是个细活儿。另外，行李车厢的前段还有半截埋在煤水车下呢。”

“那可不是行李车厢，而是货车车厢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高个子老人没有理会这个问题：“先把煤水车拉上来吧。此事你来负责。”

考夫曼低头看着三具恶心的尸体：“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样一辆火车怎会无端在湖中沉睡半个世纪？”

高个子老人望着碧蓝色的湖水，此刻，湖面极其平静：“已经过去44年了，当年，有一艘运送轨道车的渡船来回横穿此湖，车上装的全是木头。”

“这就奇了，”考夫曼缓缓说道，“报纸和南太平洋公司的官方报道都声称这辆车是被人偷走的。据我回忆，是1906年4月21日的事了。”

高个子老人微微一笑：“这是公司方面为了掩盖事实的公关手段。火车可不是被偷走的。铁路公司的一名调度员拿了人家的钱，私自调用了火车头。”

“肯定是货车车厢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才让人动了杀机。”考夫曼说，“也许里面运的是黄金。”

高个子老人点点头：“所有人都说火车运的是金子。其实里面装的不是金子而是现钞。”

“44年了，”考夫曼再次不紧不慢地说，“火车竟然失踪了这么久。也许那些钱还在车厢里呢。”

“也许吧。”高个子老人看着地平线上只有他能看到的景致说，“也许我们进去就能明白一切了。”

屠夫劫匪

该男子独来独往，根本无须同伴，这样，他的真实姓名和职业也就不容易被人察觉。现在，没人知道他是刚抢劫银行的犯罪分子、杀人恶魔。就连这节车厢也是在加拿大制作和装饰后偷运过加美边境的。

劫匪悠闲地躺在一张长绒皮椅上，打开一瓶放在木桶里冰冻的1884年波尔多“拉图嘉利庄园”，倒在玻璃杯中。

他知道镇里的警长很快就会组织警力来寻找凶手。但他们可能会找一个穷困潦倒的老矿工，在喝得醉醺醺的情况下把人杀了。警员会被撤出去，搜索整个小镇，他们可能会想，这人估计太穷了，连匹马都没有。镇里土生土长的人都没见过他骑过马或者驾驶过马车。

劫匪对自己天衣无缝的计划感到十分满意，此刻正沉浸其中，他从水晶杯中啜了一口葡萄酒，兴致勃勃地看着那个皮箱。这是他第15次还是第16次得手了？

